

习近平访法德 法轮功学员呼吁法办江泽民

【明慧网】2014年3月下旬，习近平访问法国、德国之际，当地法轮功学员举行和平集会，呼吁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及其同伙。

3月29日，习近平访问德国北威州首府杜赛尔多夫，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厅前广场和海涅广场举行大型集会，呼吁法办迫害元凶。西德意志广播电视台（WDR）的记者组专程前来，对法轮功学员的和平集会（包括功法展示、征集签名和学员演讲等）做了全面采访，并于29日晚在“习近平访问杜赛尔多夫专题”下播出，在这个3分钟的电视报道中，有关法轮功学员集会的报道占时近1分钟。

在此之前，习近平到访德国柏林、法国巴黎和里昂市时，当地法轮功学员也举行了讲真相活动。

3月27日上午，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中国大使馆前举行集会，呼吁习近平惩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、罗干、周永康、刘京、



巴黎中使馆前，呼吁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及其同伙。

左图：西德意志广播电视台记者采访法轮功学员的和平集会

曾庆红、李岚清等恶人，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。

法轮大法协会主席唐汉龙先生在发言中说：“法轮功是佛家上乘功法，自1992年在中国传出后，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开始修炼。1995年3月，李洪志先生应邀来法国传授法轮功，使法国众多的修炼者受益，身心健康。然而1999年7月，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出于嫉妒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。至今，被中共当局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确认的就有3745名。成百上千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，被关进精神病院折磨或被劳教，甚至被强制活摘器官。虽然中共劳教所解体，但是迫害又转入了江泽民开办的“610”（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，凌驾于公检法之上）洗脑班。这场迫害使多少儿童失去父母，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，使多少人失去了工作和家庭。

他说：“中共（注：中共不是中国）只有暴力和

谎言，是世界上巨大的暴力源。只有让世人看清真相，世界才会有更多的光明与和平。”

“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”法国代表金（King）先生在发言中说：中国的器官移植不同于任何国家，移植器官大多来自囚犯，其中有许多是良心犯、法轮功学员。他希望结束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。

法国、德国法轮功学员并在集会现场集体炼功，展现了法轮功的平和。◇

瑞典最大健康展 宁静祥和功法受欢迎

【明慧网】瑞典最大的健康展于2014年3月29日、30日在斯德哥尔摩市北部的索拉那举行。法轮大法以其高效改善身心健康的神奇功效，深受民众喜爱。

瑞典教师丽娜说：“一走近这里，感觉就不一样，这里让人感到宁静祥和，我要在我的研讨会上介绍法轮功。”

一位中年男士曾是美国电视台科学频道的主播，



现在瑞典做记者。他详细询问了中共导演的“天安门自焚伪案”真相，表示要学习法轮功的五套功法。

一位中国女留学生特意赶来看法轮功功法演示，她的故事很令人寻味。5年前的她，脑中灌满了中共

谎言，来瑞典后才了解真相。在她急需帮助时，是法轮功的书籍使她从困境中走了出来，这令她很感动。

她还讲了这样一件事：刚到瑞典时，她住在一对善良的瑞典人家里，这对瑞典夫妇很喜欢中国。一次，当他们批评中共暴政时，她气得哭了。她说：现在明白了，自己把中国和中共混淆了，中共不代表中国。她希望中国人不再被中共欺骗，要多问几个为什么。◇

走出政治 走入修炼

叶浩，1937 年出生于福州，1957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，后在公安部担任要职。叶浩先生于 1978 年开始秘密研究和学练气功，1986 年开始公开宣传气功，1992 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一个从青年时代就接受共产党政治干部教育的知识分子，一个把政治生命、政治灵魂看得高于一切的公安部高级官员，为什么敢涉足被共产党指责是封建迷信的气功研究呢？在探索了至少 8 个不同领域，深入研究了中国文化之后，叶浩是如何成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呢？我们来听听叶浩的心声。

我思想整个糊涂了

我 19 岁（1956 年）读清华电子系三年级，当时逢“整风反右”，清华、北大是“右派”最密集地区，清华好多系的“党组织”、整个“政治教研组”都“倒了”。我们那时候 3 个班，100 人，学生会主席、团书记都在我们那儿，全“倒了”。

我在同学中年龄最小，1957 年当清华大学的政治辅导员，接受共产党政治干部教育，并跟其一起“打右派”。但这些“右派”都是我的师兄，是引导我“前进”、引导我认识共产党的，而现在我却得说：你是“反革命”！

我当时把北京所有的大字报都看了，我的思想整个就糊涂了。因为这些“右派”的观点，都是我的观点；我的每个观点，都是他们教我的。现在，我却得去批判他们。我说这根本是不合理的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彻底失眠——良心责备，真理渺茫。

中医、针灸、食疗、气功

我 1957 年毕业，开始在清华当助教，1960 年就到了公安部。1963 年，我得了一种病：不能吃任何东西，一吃就吐。我不能吐出来，那我就全完了，我必须把吐到嘴边的泔水再吞下去，吞下去再吐，吐了再吞，一顿饭得吐几百次。

因为我单位是文化大革命的“引子”，我们就被送到东北“下放劳动”，后又回到老家浙江。我当时病得很厉害，为了活下去，我就学中医，没有用；又学针灸；后来针灸也不行了，就开始做各种健身运动。最后什么办法都治不了，就研究食疗、食补、药补。

1978 年，我通过各种渠道回到北京。当时气功热，我坚决不学。那时候是“政治高于一切”，叫“政治灵魂”、“政治是生命”。气功被叫作“封建迷信”、“反革命”。让自己“高贵的政治生命”去搞“封建迷信”，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。

但是我身体越来越垮，支持不住了，已经没路可走了。我就在马克思主义里寻找，看政治干部可不可以学气功。看到书中说“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”（出自《共产党宣言》），就是说，幽灵是有的，灵魂是有的，那有灵魂就可以研究气功了。

当时，我的工作是可以自己开辟新研究领域。毕业后，我已变换了 8 个专业，不断找科学新道路。于是，我泡在北京图书馆研究气功。从宇宙学、天文学、系统



叶浩先生与家人在加拿大

学、控制论、信息论……从所有的科学体系中证明有这么一个“生命科学”，但是实证科学又解释不了。

我又看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中有没有这方面的路，基督教、佛教、道教，所有能够列入气功研究道路的，我都去看。我明白了：真的有“修炼”这条路。

所有人都在追求的、根本的真理

开始，我是在秘密的状态下广泛地学。但是许多人也知道了我在学，当时中国有名的气功师都来找我（要我帮忙，提供方便），我们之间成了朋友，他们也把他们的好东西教给我，让我见证了许多神奇。但我有许多问题不明白。直到 1992 年，这一大堆的问题，法轮大法都给我解答了！我才知道了法轮大法和那些气功的差别。那些是皮毛，这个才是宇宙的真理。

谈到法轮大法，叶浩说：法轮大法就是修炼。什么叫修炼呢？修炼就是追求生命更高级的一种升华，按释迦牟尼说的，就是追求“涅槃的彼岸”。法轮大法是属于性命双修的佛家上乘修炼方法，按宇宙最根本的道理——“真、善、忍”去修。

每个人可能都想过：人生宗旨是什么？有人因为找不到更明确的答案，他就觉得，结婚、生孩子，有个幸福美满家庭最重要；有的说钱多一点，财富更重要；有的人认为追求科学最重要；有人说我为人类创造幸福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最重要……各种各样的人，他就在他的理解、他追求的目标上努力去做。

但是，所有人可能都想过：人到底怎么来的？到底人活着为什么？只不过这个问题算是人类很高的秘密，所以这答案很难找。佛家也在讲，道家也在讲，为什么那个真理和这个真理不一样？因为是不同层次的真理，还有一个更高的真理。法轮大法告诉了人们，宇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宇宙怎么来的，怎么发展的，人从哪里来的，神怎么安排的人类。把更高深的东西，最完整、最系统、最彻底地展现给了人，这真是所有人都在追求的、根本的真理，所有人都会非常感兴趣。但是，这是很难得到的，佛家讲，有缘才能得，你没缘得不到。（节选自明慧十方《走出政治 走入修炼》）◇

黑龙江七台河市于有遭受的种种残忍迫害

我叫于有，今年 52 岁，家住黑龙江省七台河北兴农场。在 1996 年修炼前早已被各种疾病折磨的万般无奈，那时我就想，不管是啥方法，针灸也好，医院也好，信鬼神也好，只要能治好我的病，叫我信啥都行。结果最后还是法轮功治好了我的病，又给了我生活的能力和信心。所以在以后的迫害打压中，无论中共怎么污蔑，我都坚信大法，因为这是我亲身体察过经历过的。

2003 年农场拆迁，农场副场长彭荣军，二把手丁伟刚全然不顾国家的相关“政府领导人不能担任拆迁人”的规定，公然临时组建了拆迁队，因为我不同意他们的补偿方案，他们假借妨碍公务之名逮捕我，红兴隆法院刑庭庭长苏长全，撞我，推搡我，打我耳光，并强制给我戴上了手铐直接把我送到管局看守所。在家人的帮助下第四天回家。在他们非法抓捕我的同时，房子就被强拆了。他们嚣张的说“就整你！谁让你炼法轮功的，爱哪告哪告，到哪也没有你说理

2004 年 3 月 28 日，北兴的大法弟子，自制传单，手写“法轮大法好”、“全球公审江泽民”等，多处散发，粘贴，引起了邪恶的极度恐慌。他们一致认定是我做的，找邻居作证、查看脚印都没能证明我参与。几天后，他们抄家，并骗取我的指纹妄图再次验证。那一次，邪恶的迫害未能得逞。

一个月后，北兴公安分局赵莹光、李辉、朱凤莹以修理为名骗我，把我劫持到三连派出所，他们把我按到沙发上，硬是给我戴上了背铐，恶语相加，拳打脚踢，赵莹光拿最大号的电棍电我的脖筋，李辉扇我 20 多个耳光，朱奉迎解开我的腰带掀起我的衣服电我的肚皮，肉都被烧焦，后来留下了白疤痕。我当时就发正念反制恶人，果然，正念显神威，朱凤英电到了李辉，李辉手腕疼的龇牙咧嘴的在地上转圈。

2008 年 5 月 30 日下午，我在鸡西刚和妻子通完电话，在旅店洗衣服，突然赵莹光、王国生，还有两个

年轻的警察，司机张艳闯入旅店非法抓捕我，在同一时刻邪恶非法抄我家，抢走了高速打印机一台，电脑和 10 多个“锅盖”。当时赵莹光就给我倒背扣上双手，缠住我的头，押到红兴隆看守所。王国生路上一直谩骂不停，满嘴脏话。

红兴隆管局副局长徐连兵（主管看守所）见到我后就开始破口大骂法轮功，之后立即把我押到号里戴上背铐和六十斤的脚镣子。在这 35 天的背铐折磨中，我吃饭需要别人喂；上厕所需要别人帮忙，由于不方便擦拭，手指甲里都是屎，晚上睡觉也不给打开，全天铐着。由于带着背铐，膀子疼痛，开始每次只能睡 5 分钟，后期能增长到 10 分钟换一次位置，在那里几乎就没睡过觉。只是在被非法提审时背铐变成前铐。徐连兵每天晚上 7:00-8:00 到看守所巡查我、李宪忠、陈建。见到我们三个就开骂。有其他犯人同情我的处境帮我洗头，被徐训斥：不准给他洗头，让他的头发立起来！还给那个犯人也带了 7 天的背铐，砸上脚镣子。因为我们三个是零口供，他每天都气急败坏的大骂不止，污秽之词，不堪入耳。

非法关押的第 34 天时，北兴农场的赵莹光和张春华提审我。张春华出去后，赵莹光突然拔出手枪，顶在我的头上凶狠地说：“我一枪打死你！再做个你抢我枪的假现场，你看怎么样？”我正告他，从我进来的那一天，就没想活着出去！而后，他打开背铐，走到我侧面，突然抓住我的胳膊猛地向上一抬想废掉我的胳膊。我立即绷紧肩膀抵抗，他没抬动。他又马上找来一个塑料桶扣在我的头上，拿着铁桶梁使劲敲，敲了一宿。关押期间，张春华打掉了我的牙齿。

遭殴打逼供后，我被非法判刑六年，于 2009 年 1 月被关入佳木斯监狱集训队，这是一个高压，恐怖，处处酷刑，令人窒息的地方。

2009 年 5 月份，我被送往佳木斯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继续迫害。有一个大马牙子，名叫孙华伦，狱警和犯

人狼狈为奸，从此孙华伦几乎是天天打我。第一次被他打是因为说话，他们设了一个圈套算计我。他们都藏了起来，我正想上厕所，法轮功学员王兰生跟了上来（监狱规定不让法轮功之间说话），悄声问我，你哪儿的？我刚说，七台河北兴两字还没出口，三个犯人林金峰（家住桦南县大八浪乡美座村）、孙华伦（家住宝泉岭农场）、张峰（家住南岔）同时蹿出，林金峰用膝盖顶我的肚子，我肚子疼得上不来气，眼看就要熬过去了，他才住手。以后他又多次打我。

2009 年 6 月的一天下午，苏佳峰和张磊逼迫我背诵污蔑大法的文章。我不背，结果遭到了苏佳峰、张磊及被其指使的犯人帮凶孙华伦、张峰和林金峰的狠命殴打。在一分监区 107 监室内，几个人蜂拥而上，拳打脚踢、皮带抽，后因 107 室人多，就又把拖至 106 室空屋内迫害。孙华伦用胳膊肘拐顶我，从后背一直到头顶，我的脊椎骨被顶折了，浑身疼痛难忍；林金枫用皮带狠命抽打我，右小手指被打骨折，至今不能完全伸直，脸部青紫肿大变形，右脸下部被打破两厘米多长的大口子，全身多处青紫；林金枫将皮带的铁卡子都打坏了；犯人张峰抡起椅子砸我。迫害长达半小时，直至我全身抽搐。

在佳木斯监狱，这里成立了一个严管队，专门针对不“转化”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灭绝式的迫害。在 2011 年 1 月间，半月内佳木斯监狱连续迫害死三个法轮功学员秦月明、刘传江、于云江。和我在派出所一个号的常人跟我说，“老于啊，他们纯粹是被虐待死的，上厕所时，那刘传江的屁股上，身上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啊。不让说，谁也不让说，开会时狱警严厉告诫犯人：谁都不能出去乱说！”

以上我所遭受的酷刑也只不过是大陆的冰山一角，还有更邪恶疯狂的迫害手段，在此呼吁所有遭受过或正在遭受迫害的学员：揭露邪恶，广传真相，制止迫害。◇

“幼儿园”咋成了“药儿园”

【明慧网】近期，陕西、吉林、安徽、湖北多处幼儿园给学童喂药事件曝光，全国各地反响强烈。陕西被喂药的很多小孩已出现身体不适，有的出现肾积水。愤怒的家长堵路，堵校，向政府讨说法。有家长质问：“幼儿园咋变成了‘药儿园’？”

给孩子喂药，幼儿园称是为增强抵抗力。实则为提高出勤率，因出勤率与幼儿园及幼师收入挂钩。

喂药事件和去年的“黄浦江漂死猪”事件很类似：都是喂药，那次喂的对象是猪，这次是人（“黄浦江漂死猪”事件：养殖户为了让猪长得快、卖相好，在饲料里添加抗病毒药、激素、砒霜等。由于猪没有及时卖出，毒猪自动死亡。养殖户不想花钱埋葬，把死猪投到江河里，造成上万头死猪“畅游”黄浦江）。

这些年来，民众发现：中国每一次大的社会事件，如果追查下去，幕后总有一只黑手——中共。

中共腐败治国，官员一方面昧着良心大搞钱权交易，一方面忙吃喝嫖赌，没时间也没心思做正事。仅以涉及孩子的事件来看：

这次西安涉事幼儿园自2008年

11月到2013年10月，冒用其它医疗机构的名义先后购进“病毒灵”54600片，枫韵幼儿园一次就批发了10000粒。外界质疑：“病毒灵”是处方药，能随便卖吗？这么多年，监管哪里去了？

“黑砖窑”摧残孩子，触目惊心。后来人们发现，“黑砖窑”背后的“保护伞”全是中共政府官员，不少公、检、法人员是其股东。

山西“毒疫苗”2007年已曝光，但一直未停止。2010年出现近百名儿童注射疫苗致死致残事件，“问题疫苗”再度引起广泛关注。3年多来，对山西疫苗案举报不断，尽管证据确凿，却总是不了了之。最终外界发现：山西省卫生厅、山西省疾控中心和卫生部部属企业是同一根利益链条。

早在2008年1月，与三鹿公司合作的新西兰奶粉公司就告知中国方面：奶粉有问题。后来又多次告知中共政府。但中共直到9月（奥运结束后）才处理。那些因毒奶粉致死的宝宝和结石宝宝无人过问。

由于中共历次运动对正义的打压，老百姓被打怕了，渐渐地都成了“沉默的大多数”：



毒疫苗出现了，我的孩子没打；
毒奶粉出现了，我买进口奶粉；
黑砖窑出现了，我孩子不在那；
黄浦江漂死猪，我没住上海……

最令人痛心的是，当中共自编自导“天安门自焚”假案栽赃法轮功、煽动仇恨时，当中共残酷迫害修炼“真善忍”的好人时，很多人被中共欺骗与洗脑，麻木地沉默着。

社会就象一块田，你不种庄稼，它必然长满杂草。正义不能伸张，邪恶必然猖獗。而受害的，是所有的人。

乡下有句话：“犁不着你也要耙着你”，只要中共存在，恶人就肆无忌惮，老百姓总有中招的地方。如果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，你能发出这样的心声：“别抓他，他是好人！”每个善念善行都是正气的累积，它会使邪恶遁形，使自己和他人受益其中。

（文／雨荷）◇

小议“说了算”

【明慧网】马航失联后，有人说：“人一上飞机，生命就自己说了算不算了”。由此我想到，不仅是飞机，就连去饭店、医院和乘坐交通工具，都存在着这个问题。

在小事上，人似乎能自己“说了算”，在涉及生命安危时，这“说了算”就有大的内涵了。看看这个真实的故事：

2014年3月1日晚，昆明居民大勇（化名）在昆明火车站候车厅等车，准备出远门，不知为什么，他在候车厅里怎么都坐不住了，就想上厕所，于是他去了厕所。几分钟后，他听到外面传来了惊叫声、跑撞的杂乱声、哭喊声……

他从厕所出来时，被面前的景

象吓呆了：尸横遍地，血流成泊！刚才与他坐在一排座位上等车的人，没有一个幸存的！

大勇找到给他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，激动得泣不成声：“你说的是真的！法轮功说的是真的！”

原来，大勇在3.1惨案前几天，遇到法轮功学员，明白了法轮功真相，并声明了三退（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）。对方还告诉他：明白真相能得福报，记住“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”。他非常接受。

我们身边，这样的事很多。像大勇这样因为明真相而躲过生死劫的人，心中再也没有了“好就在家炼，为什么出来发资料、告诉人退党是不是在搞政治”的疑问了。

法轮大法是以宇宙特性“真、善、忍”为指导的佛法修炼，法轮功学员修的是慈悲。当人们顺应了宇宙的特性（如记住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）时，生命会得到上天的庇护；而中共一贯战天斗地，迫害善良，为天理所不容，其成员（党员、团员、少先队员）也跟着面临危险。

那些灾难中的遇难者们，在中共的眼里连个数字都不是，因为实际数字是中共的“国家机密”。

现在越来越多的民众明白了，人生活在宇宙中，要顺应宇宙的特性。记住“法轮大法好”的人，顺应天意的人，生命就会由自己说了算。（文／书哲）